蜀山劍俠傳/06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六十回　湘江避禍 窮途感知音　嶽麓憑臨 風塵識怪叟

下一回▶

話說前文所說的煙中神鶚趙心源，自從在江西南昌陶家莊上打走了許多騙飯耍貧嘴的教師，便在陶家莊上居住，因見陶鈞心地純厚，資質聰明，有心將平生本領傳授給他，師徒二人每日用功習武，倒也安然。不想一日同陶鈞在莊前閒眺，忽見前面坡上樹林中飛來一支銀鏢，接着遠處飛到一人，近前一看，認出是西川八魔手底下的健將神手徐岳。祇因八魔主邱舲在西川路上劫一個鏢客的鏢車，被趙心源出來干涉，眼看取勝，又從暗處飛來一把梅花針，將邱舲打敗。四處尋找那放針的人不着，疑是心源同黨，恨如刻骨，歸山與七個兄長商議，定要尋着趙心源同放針的人，碎屍萬段，以報前仇。心源當時原是激於一時義憤，本不認得邱舲。後來既已結下冤仇，知道自己不是對手，滿擬跑回宜昌三游洞，去求師父俠僧軼凡相助，不想反被俠僧軼凡數落一頓，逐了出去。心源無計可施，祇得避難，奔走江湖，纔在陶家安居。豈料不幾時便被八魔手下人探聽明白，拿着銀鏢請柬前來。心源知大禍將臨，明知勝不過人，但是長此避逃，也非長法。昔日還可推作不知，如今已和敵人來使對面，再要藏躲，豈不被天下人恥笑？當下挺身承認，明年端午節準到青螺山赴約。遂辭別陶鈞，打算在這半年多的時間內，尋幾個幫手。離了陶家莊，路上仔細盤算，知道師父怪他，不該學業未成就自請下山，闖出禍來，又無法收拾，不來管他。除了師父俠僧軼凡外，所有生平幾個好友，也不過如陸地金龍魏青之類，俱非八魔敵手，何苦拉人家前來陪綁？想來想去，想起師父的兩個好友：一個是嵩山二老中的矮叟朱梅，但是這位老頭子行蹤無定，可遇而不可求，尋他須碰自己的造

化；另一個便是長沙谷王峯隱居的鐵蓑道人，他是終年不常下山的，尋他比較能有把握。以上兩人，但能尋着一個，就能幫自己除魔，還可強拉他師父俠僧軼凡加入相助。主意打定後，曉行夜宿，便往長沙進發。

這時正當滿人入關不久，那一些叛臣漢奸名節既虧，哪有幾個知道天良，廉潔愛民的？再加上一些爲虎作倀的土豪惡霸、猾吏姦胥，狐鼠憑城，擅作威福，到處所聞見的都是民間疾苦與不平的悲呼，差點沒把心源肚皮氣破。心想：「以前在川中居住，因爲地廣人稀，土地肥沃，雖然也遇見許多贓官惡霸，卻不似湖南路上這般厲害。有心伸手打個抱不平，又因日期迫近。如現時想不出一個根本解決辦法，徒救個一家兩家，不但無濟於事，甚而連累事主，爲善不終。倒不如暫且由他們委曲偷生，等到自己過了端陽，僥倖除了八魔，再聯合多數同道來個大舉，反倒痛快。此時索性裝作不知，辦完自己的事再說。」心中有事，自然腳程加快。等趕到谷王峯頂，在全山上下尋了一個遍，哪裏有鐵蓑道人蹤影。後來走到嶽麓山腳下，看見一個道人，打扮神情有些異樣，心源眼光尖銳，知非常人。那道人也覺心源是個能者。雙方同到岳廟面前坐定，談起彼此來歷，纔知那道人名叫黃玄極，也是來訪求鐵蓑道人的。他說心源來得不巧，鐵蓑道人已在三日前到雲貴一帶去了。心源大失所望，見那黃玄極人甚正派，本領也不弱，便把自己心事說出，求他相助。黃玄極道：「你的仇人八魔，同我也是仇人，祇因我人單勢孤，奈何他不得。我二人正好聯合進行，尋找能手，爲民除害。我還有一點小事，再耽擱一天，便可同行了。」

心源雖然心急，也不在此一天。好在自己是孤身一人，同黃玄極商量好了，便自迴轉寓所，攜了自己的小包裹，搬到黃玄極所住的一個小破廟中。時間已是向晚，見黃玄極正同一個穿白的中年人說話，見心源到來，便同雙方引見。問起那人姓名，纔知他便是昔年名馳冀北「齊魯三英」中的雲中飛鶴周淳。心源見周淳雖然俗家打扮，卻是一臉英風道氣，談吐俊朗，目如寒星，非常敬服。黃玄極與周淳本來談得正起勁，見他進來，坐定以後，卻不再言語，猜是有背人之話，便起身告辭。黃玄極看出心源意思，便笑道：「其實我們說幾句話，原不避人，不過暫時尚未到明說的時候，道友不要介意。」

心源客氣了幾句，便獨自走出廟來閒眺。這時夕陽業已銜山欲沒，暝色蒼然，四面峯巒，隱隱籠罩上一層紫煙。東望湘江，如一條匹練，綿亘直下。一面是羣峯插雲，環峙星羅。一面是平疇廣野，村舍茂密。一縷縷白色炊煙，從林樾間透出，裊裊上昇。因在隆冬之際，草木凋零，越顯出一些清曠之致。心源正看得出神，忽然身後有腳步聲音。迴轉頭一看，原來是一個穿得很破舊的窮老頭，一臉油膩，拖着兩片破鞋，踢趿踢趿地朝心源

走來。要在別人看那老頭這身窮相，決不在意，頂多可憐他年老窮困，或者賙濟幾個錢罷了。心源眼光是何等敏銳，還未等那老頭近前，已覺出他行動異樣；及至走到對面，不由大喫一驚。見那老頭雖然窮相，卻生得鶴顱鳶肩，行不沾塵，臉上被油膩所蒙，那一雙半合的眼睛神光四射，依舊遮掩不住那人行藏，知是一位前輩高明之士。心中一動，便湊上前去搭訕道：「老丈，你看這晚景好麼？」那老頭聞言，大怒道：「狗子！你看我這般窮法，還說我晚景好，你竟敢無緣無故挖苦我麼？」說罷，摩拳擦掌，怒氣衝衝，大有尋人打架的神氣。心源知他誤會，被他罵了兩句也不生氣，反向前賠禮道：「老丈休要生氣，我說的是夕陽銜山的晚景，不是說老年的晚景。小可失言，招得老丈錯怪，請老丈寬恕吧！」那老頭聞言，收斂起怒容，長嘆了一口氣，迴轉身便走。心源連忙上前問道：「老丈留步，有何心事，這樣懊嘆？何不說將出來，小可也好稍盡一些心力。」那老頭聞言，連理也不理，腳下反倒快起來了。

心源見那老頭步履矯捷，越猜不是常人，拔腳便追。一直繞到嶽麓山的東面一個溪澗底下，那老頭纔在一塊磐石上面坐定，口中仍是不住地嘆氣。心源趕到老頭面前，把剛纔幾句話又說了一遍。那老頭忽然站起身來，劈面一口唾沫吐到心源臉上，說道：「你要幫我的忙麼？你也配？連你自己還照管不過來呢。」心源無端受那老頭侮辱，心中雖然有氣，面上仍未帶出。及至聽到末後一句，愈覺話裏有因。揩乾了臉上唾沫，賠笑答道：「小可自知能力有限，不能相助老丈，但是聽一聽老丈的身世姓名，也好讓晚生下輩知道景慕，又有何不可呢？」那老頭聞言，哈哈笑道：「你倒有好涵養，不生我老頭子的氣。你說的話，我有幾句不大懂。你大概要問我爲甚麼嘆氣？你不知道，我有一個好老婆，名叫淩雪鴻，多少年前死了，丟下我老漢一人，孤孤單單。有她在的時候，仗着她會跳房子，到人家去偷些錢來與我買酒喝。如今漫說是酒，就連飯都時常沒有喫了。我有一個姓周的徒弟，叫我不要時常偷騙人家酒喫，他情願供給我，我又不願意；何況他前些年又是做賊的，他請我喫的酒，多少帶點賊腥氣，我越喫越不舒服。纔跑到嶽麓山底下，想遇上兩個空子，騙他一些酒喫。誰知等了三天，一個也沒遇到。祇有那小破廟內有個老道，他倒願意請我喫酒。可是我算計他請我喫完了酒，定要叫我辦一件極難而又麻煩的事，因此我又不敢領情。我在他廟前廟後想了多少時候，不給人家辦事吧，人家不會請我喝酒；辦吧，我又懶，其實前些年比他這類還難的事，我都不在乎；如今老了，又懶了，打算白喫，又遇不上空子。好容易遇見你，又說甚麼晚景水井的，勾起我的心事，這還不算，又追來嘮叨這半天。我也不知道你是幹甚麼的，祇看你請我喫酒不請，就知道你是空子不是。」

心源見那老頭說話瘋瘋癲癲，知道真人不肯露相。尤其他說他妻子名叫淩雪鴻，非常耳

熟，叵耐一時想不起來。心中略一轉念，計算那老頭不是劍俠一流，也定是一名有道之士。抱定宗旨，不管他如何使自己難堪，決定同他盤桓幾時，終要探出他行藏纔罷。便笑答道：「原來老丈想喝酒，小可情願奉請。但老丈肯賞臉麼？」老頭道：「慢來慢來。這些年來多少人請我喫酒，沒有一次不是起初我把他當成空子，結果喫完以後，我卻是喫了人家口軟，給人家忙了一個不亦樂乎，差點沒把我累死。我同你素不相識，一見面就請我喫酒，如今這世界上哪有你這種好人？莫不成我把你當成空子，等到喫完，我倒成了空子？那纔不上算呢。」心源道：「老丈休要過慮，小可實是竭誠奉請。不過小可這裏尚是初來，地方不熟，請老丈選擇一家好酒鋪，小可陪老丈一去如何？」那老頭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是心甘情願地當空子了？」心源見他說話毫不客氣，竟明說自己請他是當空子，情知故意做作，也覺好笑，面上卻依然恭敬答道：「小可竭誠奉請，別無他意。天已昏黑，我們去吧。」老頭道：「去便去。適纔我看你從那小破廟出來，便猜你是個空子。你大概與那廟的老道認識，他對我沒安好心，你要同時去約他，我情願甘受餓癆，也是不去的。」心源本想順道約黃、周二人同往，見老頭如此說法，祇好作罷，好在黃玄極原說等一天再走。祇是與周淳見面未及暢談，不無耿耿罷了。當下點頭應允。

兩人下山，一路往西門走去。路上心源又問那老頭姓名。老頭道：「名字前些年原是有的，如今好久不用它了。你口口聲聲自稱小可，想必就是你的小名了，我就叫你小可吧。你也無須叫我老丈，新賬我還沒打算還呢，叫我老丈，我聽着心煩。這麼辦：我平時總愛穿白的，卻可惜穿上身一天就黑了，你就以我愛白，就叫我老白，我就叫你小可，誰也無須再問姓名。再若麻煩，我不同你去了。」心源這時已看透那老頭大有來歷，祇好恭敬不如從命。二人走進城後，在西門大街上尋了一家著名的酒樓，喚來酒保，要了許多酒菜。那老頭見酒如見命一般，搶喫搶喝，口到杯乾，手到盤乾。心源幾番用言試探，那老頭也不言語，祇喫他的。心源無法，祇得耐心等候他喫完了，跟他回去，想必便知究竟。這一頓酒飯喫了有兩個時辰，直到店家都快上門，酒客走盡，那老頭纔說了聲：「將就行了！」酒氣熏人，站起身來。酒保開來賬目，計算僅酒喫下有四十多斤，漫說店家，連心源也自駭然。當下由心源會了酒賬，陪着老頭下樓。剛到街上，老頭便要分手。心源便請問他住在何處，並說自己意欲陪往。那老頭聞言大怒：「我知道你沒安好心，明明是借着這一頓酒，想將我灌醉，假說送我回轉衡山，認清我住的地方，再去偷我。你恨我白喫，等我吐還你吧。」說罷，張口便吐。心源連忙避開，一個不留神，撞在一個行人身上。那人是一個年輕公子，卻神采飄逸，眉目間隱有英氣。心源誤撞了人，連忙賠話時，那人知心源是無心誤撞，也不計較，雙方客氣兩句，各自分別。心源在黑暗中看出那人臨去時，臉上卻帶着愁苦之容，也未十分在意。忙尋老頭時，業已走出很遠，心源連忙就追。老頭回頭看見心源迫來，拔腳便跑，任你心源日行千里的腳程，也

是追趕不上，雙方相差總是數丈遠近。直追到城牆旁邊，這時城門業已緊閉，一轉瞬間，那老頭已經站在城上。心源何等快的眼光，並沒有看見他怎麼上去的。既已看出一些行徑，如何肯捨？口中不住地央告，求那老頭留步。腳底下一使勁，也縱到了城牆上面。那老頭見心源縱身追將上來，「哎呀」一聲，一個倒翻筋斗，栽落護城河下面。心源急忙隨着縱身下去，再尋老頭，哪裏還有蹤影。雖知老頭是個奇人，特意試他，祇猜不出是何用意。見天上繁星隱曜，寒風透骨，大有下雪光景。呆想了一陣，無可奈何，祇得無精打采迴轉嶽麓山破廟之內。那黃玄極、周淳已不在廟內，看那供桌上燈臺底下壓着一張紙條，上面寫着：黃、周二人因等他不見迴轉，現在有事，須到衡山一行，明日午後準可回來。廟中茶水、燈火俱已預備，請他務必等他們回來，一同上路等語。心源見了這張紙條，祇得在廟中等候。隨便在一個板桌上躺下，思潮起落，再加上泉聲松濤響得貼耳，愈發睡不着。重又起身，走出廟外一看，四面漆黑，白日所見的峯巒巖岫業已潛迹匿影。心源隨便在廟旁一塊大石上坐下，一會兒工夫，樹定風息，鵝掌大的雪花一片片飄揚下來。在這萬籟俱寂的當兒，連那雪花落地的聲音，彷彿都能聽見。心源越坐越無聊，忽然覺得前額上流下冰冷一片，用手一摸，原來是雪落在他的頭上，被熱氣融化流了下來。

心源見雪越下越大，便站起身來，抖了抖身上積雪，便要回轉廟中，忽聽一陣破空的聲音。心源劍術雖不高明，卻是行家，聽出來人厲害，連忙把身體藏在樹後，隱在暗中，看個動靜。剛剛藏好身形，那駕劍光的人已到面前，兩道黃光一閃，在破廟門前現出兩個奇怪裝束的人，竟與昔日西川路上所遇八魔邱舲一樣打扮，俱是披頭散髮，手持喪門長劍，穿得非僧非道，黃光影裏看去，形態非常兇惡。心源大喫一驚，猜是八魔跟蹤尋來爲仇。自思能力決非來人敵手，伏在那裏連動也不敢動。正想之間，那二人來到廟前，更不尋思，已走進廟去。心源暗暗僥倖自己不在廟內。正要趁他二人不見時逃避，猛覺左臂一麻，身子立時不能動轉。情知中了別人暗算，來的尚不止那兩人。不由長嘆一聲，祇得坐以待斃。不大會兒工夫，那先前進去的二人已然走了出來，口中連喊奇怪，說道：「明明徐岳說他在這裏住，如何會不在此地？」內中另一個人卻說道：「三哥不要忙，你看廟中燈點着，料定那廝不會遠離，終要回來，我們坐到那石上去等他回來如何？」說着便往心源剛纔坐的那塊大石走來。這時雪已停止，地上積雪約有寸許。心源在樹後看得清楚，見來人往自己身旁走來，不由暗中捏着一把汗。幸而那二人並不曾看見心源，祇來到了樹前，便在那石頭上用手拂了拂餘雪，隨便坐下。還未坐定，便聽一個說道：「六弟，你看這石頭上面顯有厚薄痕跡，明有一人在此坐過。莫非那廝就在這附近，不曾走遠？」還有一個答道：「這有何難，我們祇消把劍光放出，四處一尋，除非他不在此地，不然還怕他不現身出來不成？」

話言未了，忽聽叭的一聲。那先說話的人跳起身來，大喊道：「六弟留神！有人在暗算我二人了。」說罷，先將劍光放出，護住身體。那後說話的人便問究竟。那先說話的答道：「我正在聽你說話，忽從黑暗之中有人打了我一個大嘴巴，打得我頭上金星直冒。不是有人暗算，還有甚麼？」正說着，又是叭叭兩聲，一人又捱了一下，打得還非常之重。這二人都大怒起來，各人將劍光放出，上下左右亂刺了一陣。誰知劍光舞得越快，捱打也來得越重，祇打得二人頭昏腦脹，疼痛難忍。心源在樹後正當擔驚害怕，忽見二人被一個潛身暗處的人打了個不亦樂乎，非常好笑，幾乎忘了自己也是動轉不得，同處危險之境。又聽那二人當中有一個說道：「六弟，我看今晚之事，有些稀奇。起初尋那廝不見，原是好好的，爲何纔往那石頭上一坐，便挨起打來？要說是你我敵人，憑着那人能夠隱形這一點，便能取我二人性命如同反掌。大概我們衝撞了樹神，他竟打我們幾下，以做儆戒也未可知。」另一個道：「你說話不要如此隨便，現在諸事還不知真假，留神出了笑話。那人既不在廟中，莫如我們暫且回去，明早再來吧。」言還未了，每人臉上又是叭叭兩下。嚇得這兩個魔王也不說話，不約而同地駕起劍光便走。心源在樹後見二人膽怯逃走，神情非常狼狽，也覺好笑。忽見黃光在空中直轉，好似有甚麼東西阻住似的，逼得那兩道黃光如同凍蠅鑽窗紙一般，四面亂衝亂撞，祇是飛不出圈子去。心源暗暗驚異。一會兒工夫，兩道黃光同時落下，依舊出現先前二人，走到心源藏身的大樹面前，交頭接耳商量了一陣，各人盤膝在雪地裏坐定，將劍光護住身體，口中唸唸有詞，半晌不見動靜。祇聽一人道：「怪哉！怪哉！怎麼今晚連我們的法術都不靈了？」另一人答道：「我看此地不會有這麼大本領的能人，能夠不現身形，破了我的妙法，還將我等困住的，定是那樹神與我二人爲難。」說到這裏，聲音便放低了。又待了一會兒，那二人雙雙走近大樹跟前，朝着那樹說道：「我二人來此尋找仇人，並不曾與尊神爲難，何苦與我等作對？」心源見那二人站在自己面前，相隔不到丈許，嚇得連大氣也不敢出。聽他二人那裏祝告，連自己也疑心是衝撞了本山神靈，故而不能動轉。正在沉思，忽聽腦後「噗嗤」一聲冷笑，把心源嚇了一大跳。